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五節

正在此時，南邊小船穿黑的那個賊人一縱身，縱到大戰船，撤出短柄夾鋼斧，一聲吶喊：「白天猛漢將我師傅道冠抓落，把臉面擦破，你又殺我師兄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報上名來，與你師兄一同奔黃泉路上去吧。」黑臉面賊人說道：「勝英你少要胡言，我乃是賽李魁黑螞蜂薛鳳歧是也。」說罷此話，黑賊行龍過步，夠奔近前。他一看勝爺偌大年紀，精神百倍，不由得心中亂顫，有心不動手，已經上了戰船啦，又怕眾人恥笑。想到這裡，照面就是幾斧子，不是勝爺敵手，抹頭就跑，跑出去三四丈遠，回頭又照勝爺面門劈來，勝爺躲開雙斧，魚鱗紫金刀起處，寒光閃爍，一剪賊人腕子，賊人右手躲過，左手一遲，就聽「啞啞」一聲響，夾鋼斧落地，左胳膊已斷，半截胳膊在船板直哆嗦。賊人不叫賽李魁啦，好似武松單臂擒方蠟了。賊人抹頭又向南跑，勝爺隨後追上，照定後腰橫著一刀，腰斷兩節，勝爺向東橫著一縱，身上連一個血點都不濺。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勝某不是以殺人為能事，這是給閣下清理湖寨。好朋友臨敵，咱是以武會友，絕不傷害。」韓秀聞聽勝爺之言，遂吩咐再去一隻小船，將死屍兵器俱都取回，兩個賊人屍首共合五塊，俱搭在小船之上。韓秀縱上彩蓮小船，四名水手都在二十幾歲，船上有兩對彩蓮燈，明亮異常。彩蓮小船距大船相隔切近，韓秀縱到大戰船上，這就是勝三爺蓮花湖會戰萬丈翻波浪。韓秀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我本是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我是為朋友，您也是為朋友，我不能不與您動手。蓮花湖的親朋，全都替我犧牲性命，我要不與您動手，於理不合。但是我絕不能贏您，就是我能贏您，也是點到而已，大概勝老達官您也不能傷我。如果我能贏了您，您將蕭家父子給我留下；我若是輸與老達官，咱是哈哈一笑，我放蕭家父子出蓮花湖。在下韓秀敢說是公正自恃，所為不放蕭家父子者，乃是蓮花湖親朋的意見。」勝爺觀看韓秀荷花色老虎帽，荷花色短靠，正當頂有荷花一朵，一寸多長荷花梗，蓮花瓢倒有二寸來長，黑真真寶劍眉，抱在桃花臉上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大耳垂輪，三山得配，五嶽相勻，一張桃花臉，美玉一般。勝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！在下久慕寨主，素知閣下是財色分明真君子，今日觀看寨主相貌，還是童子之身。俗語雲，有麝自然香，何必迎風站？我與寨主比賽輸贏，在下勝英一口魚鱗紫金刀，三隻紫金鏢，甩頭一子外，並無他物，兵刃暗器點到而已，要傷寨主寸皮，勝英非為人也。寨主的兵刃暗器，只管向勝英要害處打，勝英死於非命，怨勝英學藝未到，經師不高。寨主只管上招。」韓秀套挽手，抽出亮銀雙刀，此刀耀眼鋒光，夾鋼打造，利刃鋒快，與別位的刀大不相同，別位的刀把有絲絨纏的，有藤子纏的，韓秀刀柄鑲細白銀字：「天地君親師。」韓秀雖然蓮花湖為寨主，頗知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，故此後來會門俠客義士，因為刀柄上有「天地君親師」，都不能傷他的雙刀。韓秀抽雙刀，遂將雙刀一晃，奔勝爺鴨尾巾上，勝爺一閃身，腳尖滑船板。勝爺閃開三次，韓秀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何不還招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會英雄，先讓三招。綠林道內，我所敬重的，就是二位。」韓秀問道：「俱都是誰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第一位就是閣下，第二位震八方林士佩林寨主。你二位雖然佔山為綠林，好比明珠一顆土內埋，浮雲遮蔽棟樑材。你我三人，好比大宋朝三位古人。」韓秀問道：「明公，咱三人比作何人？」勝爺答道：「我勝英不敢比岳元帥，你二位好比勇將楊再興、陸文龍。」韓秀又道：「老明公不敢比岳元帥，我二人焉敢比楊再興、陸文龍？」韓秀道：「明公請上招。」勝爺答道：「韓寨主請上招。」第四招韓秀迎頭就是一刀，勝爺這才還招，魚鱗紫金刀遮前擋後，護住身體。韓秀閃砍劈刺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骨。勝爺心中思索：「小白臉真辣，不傷你寸皮，也能贏你。你少年的英雄，四十寨總轄，栽了筋斗怪可惜的，二十有零的歲數。」遂將刀更改路數，勝家獨傳追魂八卦刀，將韓秀引得眼花繚亂，上下左右俱是魚鱗紫金刀，雙刀避不住勝爺的刀啦，桃花臉熱汗直流。勝爺用回燈反照絕命三刀，勝爺第一刀刺韓秀胸前，韓秀用雙刀一砸勝爺的刀背，勝爺將刀往回一抽，韓秀的刀沒砸上魚鱗紫金刀，勝爺一偏刀，在韓秀桃花臉上一擦，韓秀覺臉上發涼，總轄寨主雙目一閉，心中暗驚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勝爺撤魚鱗紫金刀，叫道：「韓寨主請看。」韓秀舉目觀看，只見飄飄一物，落於船板之上，乃是戒淫花墜落於船板，伸手一摸頭上，不見荷花。韓秀說道：「勝老明公刀下留情，我韓某甘拜下風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？這是總轄寨主讓老朽一招。」勝爺復又說道：「請總轄寨主鳴金收隊，你我兩下結好。」韓秀低頭思索：我與勝英未戰之時，有言在先，現如今怎能強詞奪理？就在勝老者方到時，兩下一和，哈哈一笑，省得傷了若干寨主與朋友，憑我二十多歲之人，若與勝老者結為朋友，豈不三全其美？林大哥煽惑，說勝老者船上只有七八位少年學而未成的人，哪知艙中尚有藏貨孟金龍，打得蓮花湖寨主與親朋等死的死，亡的亡。秦尤又薦舉秦家弟兄，一個死於非命，一個口吐鮮血。到如今和平辦理，哪如先前勝英來時和平辦理為美？但是我有言在先，不然，與勝老者和了吧。

此時韓殿魁壓陣角，抱令字旗，背後林士佩、老道七星真人、朱甘棠等齊說道：「老寨主您看，總轄寨主要與勝英言歸於好。老寨主，令字旗在您手呢，你老人家是主事之人，您拿令字旗將總轄寨主喚回。」韓殿魁說道：「我姪乃是言而有信之人，勝英以仁義待人，我怎能將韓秀喚回呢？」七星真人與林士佩說道：「老兒勝英嘴甜心苦，假仁假義。您忘卻蓮花峪之事了？與老寨主呼兄喚弟，老寨主與他比賽，老寨主寶刀能敵勝英，與老勝英戰至六十餘個回合，老兒敗中取勝，甩頭一子，滑破老寨主眉金一道血槽，那事老寨主豈須與忘記？」這幾句話說得韓殿魁心如刀攪，平生栽了一回筋斗，韓殿魁臉面通紅，遂把令字旗三展，口中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和與不和，回來大家商議！」令字旗三展，韓秀臉上一紅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蓮花湖人眾讓我與大家商議，老明公略候片時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總轄寨主如其不和，派能打的來，勝某奉陪。」韓秀羞慘慘，縱上彩蓮小船，回歸彩蓮大船，叫道：「我若不和，何以對勝英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彼寡我眾，蓮花湖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，嘍卒數千，將勝英老少男女困死在蓮花湖。」老道又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您的四猛八大錘何用？您就說蓮花湖人眾，我四位哥哥要鬥勝老者。勝英的魚鱗紫金刀，焉能是八大錘的敵手？叫八大錘車輪戰，換著輪戰勝英。」韓秀臉面通紅說道：「蓮花湖人眾，他們不欲講和，我四位哥哥要會鬥勝老明公。」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四人齊聲說道：「老勝英要與總轄寨主和平辦理，我們四人不願和平辦理。」

勝爺一看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四人，並肩縱上兩隻小船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我一口刀，怎敵八隻錘？」勝爺此時可說不好來，握刀要會戰八大錘，就聽北面蕭三俠船上一聲喊叫，如同巨雷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回來，我戰八大錘去！我正願意跟這四個小子乾乾呢。」勝爺微然一笑，心中說道：「韓秀你有八大錘，我有孟金龍。」勝爺連贏三陣，轉身軀縱上小船，回北邊大船而去。

孟金龍縱到小船上，手擎降魔寶杵，水手將金龍送到大戰船上，大英雄高聲吶喊：「你們小子一塊過來！」勝爺在北面大船咳嗽一聲：「金龍孔子，胡言亂語！韓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戰，單打獨鬥；若兩打一個，豈不是小人之戰，滅了韓氏英名？」

勝三爺老人物，明是抬舉韓家，暗中怕兩打一個。南邊兩隻小船，韓家四猛，渾濁猛愣，聽了群小的煽惑，用車輪戰，換撥打法。韓忠叫道：「三位賢弟，與愚兄觀敵助陣，我會鬥猛漢！」

雙錘向兩下一分，縱上打仗的大船，要會鬥猛英雄孟金龍。北面船上三老觀看，韓忠頭上茶青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茶青色短靠，面似淡金，黃中透亮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闊目，亮金錘分八楞，真是見楞見角，二尺六寸長亮金柄，茶青色挽手雙垂燈籠穗，茶青色的顏色黃澄澄，老年茶葉是黃顏色。錘是雙插花的架勢，向前一縱，孟金龍降魔寶杵向下一迎，就聽啞啞一聲，火星亂爆，雙錘繃起有二三尺高。大英雄孟金龍喊道：「金杵破金錘！」韓忠身高七尺，要比金龍還短一尺來高，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韓忠力氣不敵，臉面見汗。二爺韓孝說道：「大寨主兄長氣力不敵，林大哥與七星真人有話，若見氣力不敵時，急速換撥。三弟，四弟，與我觀敵助陣，我將大寨主兄長替下來。我若是氣力不敵時，你二人想著將我替下來。」二爺韓孝喊道：「大寨主兄長拿金龍不下，請暫退回，讓與小弟！」韓忠虛晃兩錘，向圈外一縱，由戰船縱在小船之上。二爺韓孝一飄身，縱上戰船：「猛漢你認識二寨主韓孝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你跟抱小旗子那個小孩是一個名字？」韓孝答道：「那是我兄弟總轄寨主韓秀，我叫韓孝。」金龍說道：

「我不認識字，你過來吧，小子。」韓孝亮銀錘照定金龍面門打去，金龍用降魔寶杵向外一推，就聽當的一聲，二爺韓孝退出好幾

步去。亮銀錘上下飛舞，銀花閃爍。列位，韓家兄弟四位，就是二寨主姪，身體六尺多高，為人稍明白一點事故，弟兄四人之中，就是二寨主娶妻生子了，韓忠、韓勇、韓猛弟兄三位，俱都童身，未曾娶妻生子，後來三打蓮花湖，韓孝後人出世，暫且不表。

二寨主長得面似銀盆，俊美異常，勝爺與三俠、黃三太等，看著莫不愛惜。頭上銀灰色壯帽，身穿銀灰色短靠，短衣巾中生打扮，要是頂盔貫甲，一身灰白，不亞如大唐家鍾震四平山的裴元慶。怎奈韓孝戰了幾十個回合，仍然不是金龍的敵手。傻英雄大聲喊道：「金杵破銀錘！」三四十個回合以後，銀粉臉熱汗直流。三寨主韓勇叫道：「四弟，二哥熱汗直流，不是金龍敵手，我去將他替下來。我若不是猛漢敵手，四弟你再將我替下來。」三爺遂喊叫道：「二哥退下，將猛漢讓與小弟吧！」

三寨主古銅色壯帽，古銅色短靠，青虛虛臉面，手中八楞青銅錘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。二爺虛晃雙錘，縱下戰船。三爺縱上大船，青銅錘一晃，挾肩帶背。傻英雄降魔寶杵向外一擋，三寨主向外退了三四步。金龍喊道：「小子，金杵破銅錘！」

三爺與金龍又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金龍戰了一天零半夜，又會了三位大錘漢子，借著燈烽火把觀看，金龍鼻窪也見了汗啦。

惡道七星真人在韓秀背後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請看，貧道之計成矣。三寨主已然見汗，猛漢也熱汗直流，四爺再替去，就贏啦。」林士佩遂叫道：「四寨主還不上戰船，等待何時？」三寨主韓勇虛晃兩錘，縱出圈子外。大英雄右手執杵，左手擦汗，說道：「怎麼不戰啦？小子。」三寨主說道：「我四弟前來拿你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們還有多少人哪？」三寨主說道：「還有我四弟韓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走吧，叫他來。」韓勇遂縱下打仗戰船。四寨主韓猛哇呀怪叫，掌中鎖鐵錘「當當當」，自己先碰了三碰。大眾一看，半截黑塔相似，碰得火星子亂躡。萬丈翻波浪心中說道：「真渾，有那力氣留著打仗用多好？」就聽四寨主猛小子喊道：「猛漢吃我二百錘！」勝爺、三老及三太太大眾等一看，賽似三國的張飛，唐朝的敬德，梁山上的李逵，頭頂上有白印一道，乃是油錘冠頂的功夫。喊聲洪亮，縱上大船，雙錘奔右肩頭打去。金龍用杵一橫，繃出錘三尺多遠。又攔腰兩錘，頭上兩錘，俱被金杵繃出，共合三杵，升出十二錘。金龍力敵四猛，工夫一大，覺著虎口發酸。四寨主韓猛自己思索：「錘柄怎麼熱了？」金龍心中說道：「我不跟他碰傢伙了。」真是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。二人各用純熟的招法，但是金龍熱汗直流，韓猛尚沒出汗。

北面戰船上三老與三太太等觀看真切，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他們這是車輪戰法，工夫大了，金龍必輸無疑，或者受傷被擒。

然後再戰我，也用車輪戰法，將我戰敗，然後咱們老幼必然被獲遭擒。彼眾我寡，此必然之理，不如一擁齊上，咱弟兄與他們大殺一陣，也能傷他蓮花湖的寨主幾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這車輪戰法，我們必輸。咱們不如群毆，我們也落得宰幾個。」勝爺對韓秀說罷，遂叫道：「水手，開船前進！三弟、於賢弟、三太太等，咱們一齊動手。韓秀這是以我們不識數，用車輪戰暗算。」韓秀回頭說道：「眾位，人家看破啦，都說出來了，這如何是好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群毆有何不可？彼寡我眾，貧道自有良謀。他們若是群毆，叫銅錘與鐵錘戰猛漢，金錘、銀錘敵住勝英，老勝英一口刀，怎敵兩錘？林士佩敵於豐恒與蕭杰，貧道率領大眾捉拿三太太等一千小兒。此必勝之理也，畏他群毆何來？蕭三俠已是幾乎敗了之輩，准輸不能贏啊，貧道還拿不了三太太他們初出之牛犢嗎？男女老少，一個不留，連丫環婆子及水手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。留下一個就是禍害，准叫清江湖，水染成紅。」老道遂高聲喊道：「銅錘、鐵錘戰猛漢，金、銀二錘戰勝英，林士佩戰於、蕭二老兒，貧道率眾捉三太太等小兒之輩。趕緊開船進攻！」

韓秀令字旗一展，二十多只大戰船，由南向北；勝爺等一隻大船，二姑娘一隻小船，由北向南，就要群毆。蓮花湖二十多只大船各向前進一船之遠，忽然就聽東南三層船上一陣大亂，嘍卒齊聲吶喊：「妖精來啦！快閃開呀！」南面三層上之人，向第二層船上擁擠，二層船上的嘍卒向頭層船上擁擠，頭層船上的嘍卒打船上向水裡跳下有一二百人。就看船上有一人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大腦袋猶如麥門，身體矮小，穿著一件破棉袍，踢啦踢啦，掌中四把鉤連槍，打透三層船。勝爺看得明白，大師兄劍客已到。震三山怎麼個來由呢？前文已經表過，劍客曾對金龍說道：「你們若打不出去時，我與你們解圍。」金龍回歸大戰船，劍客遂破風踏浪，覺到三層船後面竊聽。忽聽人聲吶喊，要與勝爺群毆，劍客一想：若群毆，像黃三太太他們必難保性命，勝三爺與於爺、蕭爺，他三人當然是不要緊，本事小的必然俱都死於非命。劍客遂由水內鑽出，高聲吶喊：「老朽來也！不可群毆！」扶著舵要上船。

撓鉤手一看，劍客要上船，撓鉤遂奔大腦袋二肩頭。劍客一伸手捋住了四把鉤連槍。這宗兵刃是蓮花湖的出產，鉤桿藤子比核桃粗細，六尺長的藤子桿，六寸長的鐵尖，帶鋼鉤，襯赤袍血點紅。劍客要上船時，捋住四桿鉤連槍，借著勁就上了三層戰船啦，四個人將鉤連槍鬆手，鉤連槍的尖子在手裡捋著，用槍桿亂打。嘍卒、寨主夏天都穿的是單衣服，打上就是兩道肉槓子。嘍卒、寨主不知是人是鬼，他們全都是亂躡，三層的向二層船上跳，二層的向頭層船上跳，頭層船上沒有地方跳，遂向水裡擁擠。劍客進了重圍，也跳下水去，喊道：「孟兒別動手啦，老朽來也！」金龍一看師傅到了，將杵虛晃一招道：「不打啦，我師傅來了。」遂縱出圈子外。列位，劍客要獻絕藝，力解重圍。此時震三山直奔韓秀彩蓮大船而來，在水內身體不動，露著磕膝蓋而行。韓秀水性絕倫，觀看劍客在水內如此情形，實在莫明其妙，忽然在水內又露出腰來。劍客來到彩蓮大船且近，在水內一抱拳叫道：「寨主請了！」秦尤叫道：「韓賢弟，此人就是孟金龍的師傅，勝英的大師兄。」語畢，躲在眾人叢中去了。韓秀叫道：「老義士莫非是前來攻打蓮花湖嗎？」劍客道：「韓寨主，非也。老朽今年八十四歲了，我打蓮花湖有什麼用處？殘年之人，難道說還要當寨主嗎？我看你與我兄弟勝英要群毆，決一死戰，勝英、蕭杰雖然學而未成，那兩口刀若是混殺起來，請問得傷多少條人命？總轄寨主人多，必然傷的多；蓮花湖的寨主、嘍卒，多有帶家眷的，那時節死屍堆滿戰船，蓮花湖水染成紅水，老朽看著於心何忍？老朽前來拜求寨主，好事不如無，堂前生瑞草。懇求寨主罷戰，以免殺人流血。寨主若欲群毆，兩下俱都不利。我兄弟勝英與蕭杰乃是外場的朋友，寨主鳴金收隊，兩下哈哈一笑。」韓秀聞聽，低頭思索：此時講和，哪有勝英方來時講和為美？蓮花湖少傷了多少寨主及外來的朋友？林大哥害了多少人啊，飛天鼠秦尤將秦氏送了性命，叫我怎麼回復閔老伯父？韓秀叫道：「老義士！我有心和平辦理，怎奈蓮花湖傷人甚眾，我恐怕大眾不服。我聽說老義士有二十餘招絕藝，我蓮花湖眾寨主賓朋等，都要看看老義士的絕藝。如果大眾不是敵手，我情願兩罷干戈，哈哈一笑，言歸於好。」夏侯商元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聰明反被聰明誤。老朽一廢人耳，自五六歲上學藝，現今八十餘歲。自出世以來，終朝每日尋茶討飯，大都在險廟裡睡，吃飽了就練藝。要像老朽這宗功夫，世上人多有不能犧牲的，世人多喜貪妻財子祿，我老朽將這些事情俱都置之度外。總轄寨主請看。」

說著話將嘴一張，滿口牙齒，一個未落。說道：「終朝每日，兜囊中連二百錢都不存。我老師說我修煉未到家，還好點氣，酒色財都拋開啦。老朽所學的二十多手技藝，別位誰也捨不得這宗工夫，我學藝學得已經成了無用之人了。若講短打長拳，老朽練的年頭比別位多點，先別說短打長拳，老朽若是動手，那叫倚老賣老。躡高縱遠，老朽能一疊腰縱一丈六七；若講硬功夫，一塊柱腳石放在地下，一掌能碰碎了；講軟功夫，將雞卵放在地上，老朽在雞卵上走，雞卵不能碎破。還有一件玩笑的功夫，歐陽德的父親與老朽玩笑，用一個指頭摳老朽，老朽一運氣，他那手指回不去了。若將老朽雙腎子用繩拴上，拉出半尺長，還能自己縮回去；黑夜之間，不點燈火，老朽能寫楷書；無論春夏秋冬，老朽能日行千里。我要施展這個本事，還算我倚老賣老。我施展一件賤藝。」說著話遂奔韓秀船頭而來，不見身體動搖，如同駕雲一般。彩蓮大船頭有護船木，木頭上有銅環子，一揪銅環子，飄身上了韓秀彩蓮大船。林士佩乃是妒嫉之見，怕劍客暗算韓秀，其實劍客焉能作出無禮之事呢？

劍客來到船上，將破棉袍一提，棉袍上連一個水珠都沒有，皆因為油泥太厚啦。腰中圍著一個破皮囊子，下身是藍綢子底衣，打磕膝蓋下，破得一條一條的，足登草鞋，沒穿襪子，腳面顏色與泥皮一樣，粗繡線綁纏著腿肚子，借燈火花把，看得故此非常真切。韓秀船乾上掛著四對彩蓮燈，大船上落下一根針都看得見，兩船乾四對彩蓮燈，照得如同白晝一般。劍客說道：「老朽要暴殄天物，要用彩蓮燈，試試老朽的賤藝。」一提破棉袍，拿出兩個銅鐵球，如同雞卵大小，都上了鏽啦，劍客兩個球一碰，當當直響，冒火星子。劍客說道：「老朽這兩個鐵球，帶了三十餘年啦，我若將鋼卵含在口內，可不能說話。」

劍客將鐵球放入口內一個，丹田一叫勁，一粒混元氣，說了一個吞字。未吞鐵卵之時說道：「我這招工夫蓮花湖若有能會的，

我將勝英與蕭二俠陪到彩蓮大船，您收八十多歲一個徒弟，七十來歲的兩個徒弟，生死任憑寨主，到那時鏢行之人，自然依寨主處治。老朽這一手兒，蓮花湖的朋友寨主若是不行，請寨主鳴金收隊，哈哈一笑，兩罷干戈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夏侯老義士，在下雖然年輕，不能無情。」韓秀將話說明，老劍客遂將鐵球吞入腹中，老劍客七七四十九轉，外有十三道橫練。人生在世，吃七口飯，換一粒血水；七粒血水，換一粒膽水；七粒膽水，換一粒清水；七粒清水換一氣；七氣換一神。劍客十三道橫練，金沙掌、銀沙掌、鐵沙掌、擊石法、重手法、棉沙掌，兩隻腳馬前一掌金，馬後一掌銀，西方金剛經，達摩老祖易筋經，踢柏木樁子的工夫，大腦殼一晃，油錘冠頂，兩太陽砸磚，鐵尺排肪。一運一粒混元氣，離彩蓮燈四五尺遠，將鐵卵吐出，正打向彩蓮燈，只聽「叭叉」一聲，彩蓮燈粉碎。老劍客五臟六腑，用一粒混元氣向下一壓，鐵卵落在船乾上，劍客檢在手中。劍客叫道：「總轄寨主請看，鐵卵上一身血絲！」劍客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哪位若有此功夫，老朽這裡還有一個未用的鐵球，還有七個彩蓮燈呢。哪位若有此工夫，我和勝英拜他為師。」韓秀叫道：「列位寨主！有練過此功夫的嗎？」大眾俱各低頭不語。劍客鐵卵打碎彩蓮燈，鎮住兩下的英雄，群雄紛紛議論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吞鐵球我以為是變戲法耍錢呢，原來不是。這手功夫，我是老和尚看嫁妝，我是下世再見。」只見劍客躬身施禮，對韓秀說道：「憑總轄寨主少年英俊，交下我們這群老朋友，寨主豈不美哉？不是老朽逞能，請寨主鳴金收隊，兩下解和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以德愛人，這是成全我們兩方，德莫大焉。老義士將勝老明公及蕭老義士，您替我約請，到中平大寨，我要薄備水酒，咱們痛飲一回。」劍客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們兩下打得血染戰船，若到中平大寨飲宴，若有言語不週，反為不美。若打算交我師弟勝英，人長天也長，我兄弟是好交友的人，請改日再會吧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，您能保勝老者永遠不打蓮花湖嗎？」劍客說道：「這個我不敢保。我與勝英是弟兄，我最知道他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總轄寨主乃是正人君子，非禮勿視，我師弟勝英焉能再打蓮花湖呢？寨主朋友甚眾，若有不肖之徒，搶男霸女，我師弟就許打抱不平。那時我管不著。」韓秀思索：我不是老劍客的敵手，說話又甘又辣，真不愧劍客之名。思索至此，說道：「老義士，我鳴金收隊，將您送出蓮花湖吧。」劍客說道：「這倒不必，我會水，還是我自己打水中走吧。」說著話，遂一轉身跳入水中，仍然挺立身軀，不用破風踏浪，直向北面去了。韓秀吩咐鳴金收隊，有嘍卒將大戰船的鎖鏈毛繩打開，大小船隻風捲殘雲一般，俱歸水師營去了，惟有由稻田載過勝爺來的王命、吳生的小船不要了。

此時劍客已然到了勝爺大船頭，劍客身體矮小，蕭爺和勝爺在船頭上下腰，一人捋住劍客一隻胳膊，水花一冒，水中鑽出二位英雄，原來是魚眼高恒高俊龍、混江龍於藍。與劍客相見之後，暗中二人托著劍客的雙足，故此劍客在水中露出多半截身體來。二龍遂上了大船。賈明喊道：「怎麼我大爺在水中露磕膝蓋呢？原來水中有抱粗腿的！」勝爺給大家介紹了一回，於藍與大眾相見，勝爺叫道：「蕭三弟，於賢弟，若不是我徒弟於藍送信，我可到不了蓮花湖，全賴我這貧寒徒弟送信，才知此事。他在蓮花湖後山打柴，後山山神廟有他娘親居住，蓮花湖耳目甚多，久後若走漏風聲，我徒弟母子大有不便。蕭三弟，於賢弟，你們四隻大船一隻小船，都是飽載，你們可以周濟周濟我窮徒弟，叫他將他的老娘背出蓮花湖去，以免久後他母子受害。」於豐恒說道：「這是分所當然。若不是令徒，焉有我們全家的命在？」遂叫二位姑娘：「與你於藍兄打點細軟物件奉送。」又騰出一隻箱子，將化虎死屍成殮起來，在蓮花湖河坡掩埋。於爺又說道：「我與蕭三哥在蘇杭買地造房，蕭三哥也將家膳接回大清國。」勝三爺由蓮花湖東回鏢局子，老少男女眾英雄，分道出離蓮花湖，於爺的船出清江湖口，勝爺奔東去，沒有會使船的，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拉著船吧。」

勝爺叫道：「於藍，你由水中回山神廟，候三兩天將你娘背出蓮花湖去，住在西門外，別住大棧房，住一個單間房子，慢慢的將珠翠換成銀子，置幾間小房子，開一個小買賣，好好侍奉你的娘，候你娘百年後，你再到鏢局子。我乃殘年之人，倘若老夫不在世上，自有你黃三哥、楊五哥、張七哥等照應你。」

蕭銀龍道：「父親，我不出清江湖，我跟我三大爺回鏢局子。」

震三江蕭三俠並不阻攔，銀龍遂上了勝爺的船，蕭三俠、於爺的船也就出清江湖口去了。勝爺與劍客大眾，就用蓮花湖王命、吳生的船，夠奔東面而去。孟金龍下水拉著鎖鏈，其行甚快，將船拉到稻田地，高恒先將劍客背過漩渦水，然後又背勝爺、黃三太、孟金龍、蕭銀龍等，背到東河坡，俱都更換衣服。勝三爺遂請安叫道：「師兄，請您在鏢局子住幾天吧，二師兄、四師兄常常提念您，很想念您的。」劍客叫道：「勝三弟，我暫且不上鏢局子去，我有幾句良言勸你，你在直隸莫州古城村已經置了幾頃地，又在鎮上設立幾個小買賣，賢弟你夠過啦，就當急流勇退。豈不聞古人云：伍子胥不聽孫武之言，官至吳國大丞相，吳王夫差卒賜子胥湛盧劍自刎；越國大丞相不聽范蠡之言，越王勾踐亦賜劍自刎。官大則險，樹大招風，賢弟你名高天下，四海皆聞，你栽了筋斗就沒有小的。一家飽暖千家恨，自古冰火不同爐。賢弟你若有急難大事，愚兄若知道，一千里二千里，我必趕到，給你兄弟瞭解；我若不知呢，愚兄可就無法了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老恩兄金石良言，勝英非是不知，無奈三太等年輕，李四爺秉性剛愎，他們頂立不住十三省鏢局之事，我再給他們整理一二年，小弟回家，落一個無憂無慮的鄉下老兒。」劍客聞聽，長歎一口氣，叫道：「賢弟，你這千金擔子真放不下呀，三弟你諸事留神小心，大人物可要處處留神，你我改日再見吧！」破草鞋踢啦踢啦，霎時間蹤影皆無。

勝爺歎道：「真乃是高人也！」遂率領金龍、銀龍、高俊龍大眾等回鏢局子去了，分明是五龍二俠一位劍客，大鬧蓮花湖。

離鏢局子剩二三十里地，沿路上吆吆喝喝，不必細表。正向前行走，由東北來了二三十人，正是李剛率人前來接應，李剛將勝爺迎上，共同回返鏢局子，沿路上大概說說蓮花湖之事，工夫不大，大家來到鏢局子內。眾人進了鏢局子客廳，勝爺給大眾引見。響啞仙師問蓮花湖之事，勝三爺細說劍客解重圍，鐵彈打碎彩蓮燈。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，我從此閒事不管，公平交易做買賣！」

勝爺回鏢局子方才五六天，這日正然吃完早飯，忽然間鏢局子大門外一陣大亂，趨子手回報：「勝三爺，大事不好了，今有江寧府的守備李大老爺、院衙門千總王老爺，帶領江寧府的都頭馬快三班，有要緊的公事，見勝老達官。」老英雄聞聽，捻髭思索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我近來鬧惡聲氣甚大，閒居的朋友好幾十位，也許是官面前來查訪，查我的鏢局子。我不免借事為由，將親朋散去，留下三太等照管買賣。」勝爺遂站起身軀出門迎接，守備、千總俱各認識。見二位武官，勝爺向前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二位大人有何公事？」守備、千總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這場官司夠你打的！這不是講話的所在。」勝爺遂請眾人來到鏢局子待客廳，路過東跨院，勝爺問道：「二位大人，但不知什麼人將我告下？」守備李廷仁叫道：「王老爺，拿出公事來給勝老達官看看！」李廷仁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州府縣的官司好打，此事事關重大。」王千總將背後包裹打開，取出公事，乃是黃紙一張，遞給勝爺觀看。上面的字體乃是半行半草的八句詩，寫得很純熟：「鐵膽賊官王助元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閱者諸君，這首詩句是江洋大盜所為，並沒有平上去入。勝爺看罷，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明言賜教，我不明白什麼是寶燈。」

守備說道：「頭一句是狀告欽差大人，大人的玉號就是助元，皆因君臣辦完朝事，談論治國安邦之策，萬歲聖主叫道：『卿家，我國第一大臣，開國元勳！』王大臣駕前謝過龍恩。第二句說是欽差大人勾串保鏢的，害的良民百姓太多啦，死逃甚眾，因此一憤到了北京，才夜入皇宮內院。就是第七句，勝老達官大有關係，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勝爺聞聽，顏色變更，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渾身立抖，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是鎖拿小民勝英到院署嗎？」守備說道：「這道懿旨一下，擺香案接旨開讀，萬歲特派欽差大人辦理此案，一百天萬壽燈與賊人一並入都。若有燈，沒有盜燈的賊人，不必專折上奏；拿住盜燈的賊沒有燈，也不必專折上奏。寶燈與賊人解往京都，不是康熙萬歲審問，就是太后佛爺親審。此寶燈來歷甚重，皆因為吳三桂趕走闖王，李太罕老爺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，更年改月，厲大清國，一統華夷，口外四十八家達王進寶，大小寶珠有千餘顆。有大臣派能工巧匠，攢成傳國之寶，翠玉珠攢成，名曰『九鳳珍珠百寶燈』，價值連城，世間罕有。太后老佛爺辦萬壽，在萬壽宮懸掛此燈。今年老佛爺辦萬壽，頭日掛上此燈，第二日不見燈影了，萬壽宮的太監啟奏萬歲，萬歲母子御覽宮牆上題的這八句詩，萬歲下

旨派翰林院將此詩套寫下來，康熙萬歲的聖旨，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加緊的公事，派欽差王大人辦理此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情屈命不屈，小民只可聽審。」守備說道：「接到懿旨時，合城文武官俱都驚惶，惟有欽差大人談笑自若。大人派我二人來請勝老達官到院署，共議此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我勝英乃是百姓，這樣的重案，太后與聖主俱都知道小民勝英，若說請小民去院署，豈不是藐視國法嗎？二位大老爺，請與小民帶刑具，不然小民可不敢從命。」李廷仁說道：「勝老達官知禮君子。」

遂叫道：「頭目，給勝老達官掛上線吧！」府中都頭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屈尊點吧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公事公辦。」一低頭，都頭取出鋼練子，耀眼錚光，一抖鋼練，鎖到脖項。勝老者一飄銀鬚，說道：「悶在鏢局坐，禍從天上来。未想到我勝英成了犯法之人了。」

正在此時，由東跨院門外，跑來二十餘人，頭一位身高八尺半有餘，第二位身量矮小，大聲喊叫：「將勝三爺鎖啦！打啊！」您道，來者二人是誰？頭位乃大漢金龍，第二位乃金頭虎賈明。班頭一看，默默發怔。勝爺一飄銀鬚，用手點指：「你們哪一個向前進，雙腿砸折！你們俱都退去。」金龍、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這都是你的壞主意。」二人諾諾而退。

勝爺躬身施禮，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恕過百姓無知，他們俱都是吃酒帶醉，素常奉公守法，驟然聽說立拘鎖拿，不知何事，故此唐突眾差官老爺。二位大老爺請暫坐一時，我將鏢行之人俱都喚至面前，將我的官司告訴他們大家，以免他們掛念猜疑。」

勝爺遂叫道：「三太，將你的叔叔大伯兄弟哥哥們，俱都請來、向眾差官行一個禮，不許多言，老夫有話說。」三太去不多時，先來了三位老者，一位道人，慈眉善目，道骨仙風，另有一分出塵逸世的面貌，藍布的道服，向二位武官打了兩個稽首：「無量佛，貧道稽首過去。」語畢，遂向東邊站立。又一位赤紅臉的老和尚，向守備、千總打了兩個問訊，遂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問訊過去了。」語畢，向西邊站立。一個魁偉大個的老者，面帶不悅之容，向守備、千總作了一揖，遂說道：「在下李剛，拜見差官大老爺。」語畢，站立東面。其餘丑丑俊俊、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，俱都向二位千總、守備施禮，共有百十餘位，站在兩邊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我與眾位高親貴友，將話說完，你將公事高聲誦念一遍。」黃三太遂將公事拿起，高聲誦道：「鐵膽賊官王……」念至此，不敢念欽差的名字，念了「大人」二字，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三太念畢，勝爺叫道：「老少高親貴友，這不是江寧府的官司。現有大膽飛賊狀告於我，江寧府文武大老爺不能護庇我，因為是太后懿旨，康熙的御旨，我是情屈命不屈，誰人敢抗旨不遵王法？要將我打在木籠囚車，解在北京御審。大概康熙是明君，老太后是慈善的太后，大概不能剛我這樣年邁之人，不是殺就是絞罪。你們眾位都有武學的工夫，知道我勝英冤枉，若是擾鬧官方，叫旁人談論勝英打了官司，他的朋友不法，擾鬧文武衙門，我勝英擔此叛逆之名。眾位，我這大年紀，眾位不能幫我別的，真個幫我一個叛逆之名嗎？我若解往北京，無論老少親友，跟去三兩位，帶上一二百銀子，要是絞了，可就省事了；若是殺，懇求官人劊子手，四針縫上頭，你們給我買一口薄木的棺材，橫豎不要多花銀錢。或買兩匹驢馬，或僱兩匹驢車，將我搭在驢車上，將我壽木馱到直隸莫州古城村，交給我那苦命冤家勝奎，我死在九泉下，感眾位親友之盛情了。那時節鏢局子一關門，三太老少等眾位各歸故里，從今後安分守己，納享清福，道兄、弼昆賢弟，二位各歸廟去，從今後我與眾位老少親友永訣矣，再不能相見了。」勝爺語至此，一飄銀鬚，淚如雨下。諸公，可不是勝爺畏死貪生，勝爺是捨命交友之人，如今他老人家這一落淚，可是捨不得眾位賓朋。勝爺遂叫道：「二位上差，請帶勝英院衙赴審去吧！」

勝老者與眾官人到了鏢局子大門外，大門外早有六車三輛，勝爺抱腕當胸，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小民要上車了！」勝爺一跨外轆，轉身向車當中一坐，叫道：「眾位上差，請上車來看守小民！二位大老爺請上尊驢。」守備與千總坐下馬，掌中槍，前後跟隨，府縣的馬快班頭，各抱單刀花槍、七節鞭、九節鞭，圍繞護著車。李廷仁坐下馬，掌中槍，在頭前引路；王千總坐下馬，掌中刀，後面跟隨，車行如飛。老少鏢頭站在鏢局門口張望，沒有敢多說一語的，惟有黃三太用右衣袖遮住了自己臉面，暗中擦淚。只見車輛被塵土遮住，由大路進城院署公廳去了，由西院門進院衙門，守備、千總二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請下車吧。」勝爺答道：「且慢，等提差的時候，我再下車。」回事處差官房出來了五六位，大家俱都叫勝爺下車，說道：「勝老義士請下車來，過堂提差再說。」勝爺下車，進差官房落座。大眾正在談話之際，由外面進來一人，年在四十來歲，差官對勝爺說道：「這是管家二爺。」勝爺站起身軀行禮道：「求管家老爺多多照拂。」管家說道：「勝老義士哪裡話來？」說著話管家看了看，遂出離了差官房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回來說道：「大人有話，不過堂，叫勝老義士書房相見。」勝爺心中暗想：不過堂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不由得一陣發愣。大眾說道：「勝三爺請書房去吧。」管家二爺引路，眾人陪著來到書房門口外，差官說道：「這就是大人的書房。」管家二爺啟簾攏向裡回話，遂來到大人面前稟道：「十三省總鏢局鏢頭勝英到啦。」就聽書房說話聲音洪亮，說道：「有請勝老達官！」

管家二爺趕緊掀著簾子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大人有請。」勝爺此時低頭暗想：大人有請，是何緣故？我焉能擔得請字？遂低頭不語。督府提轄在一旁跟著站立，大家說道：「勝老義士請吧。」勝爺伸手將鴨尾巾絹帕撤下放於塵埃，將大氅整整，將發向後一推，眾差官看著莫不起敬。勝爺一進書房門口，匍匐在地，肘膝而行，口中叫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草民勝英拜參虎駕！」忠良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一家飽暖千家怨，這場官司並非是告老義士一人，頭一句是告本督院。本督院未曾刮削地皮，貪贓受賄，此賊天良喪沒，膽大包天，誣告你我，雖然是誣告，也如同百姓起訴一樣。當今萬歲不重用本督院，焉能欽派我王義查辦南七省？臭賊就這樣告狀，難道本督院還丟官罷職不成？本督院專折上奉，折篇上多說幾句話，保鏢的公平交易，對於商民有莫大的關係，賊人不能得其逞，誣告良民，以便賊人朋伙搶劫，這都是我辦理不善，才有這江洋大盜，叫百姓受此不白之冤。勝老達官，你站起來，本督院與你有話說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小民小膽也不敢。」忠良低頭一看，勝爺明煌煌鎖套脖頸，大人說：「我叫你們去請勝老達官，為何加刑？快打了去。」差官當面將刑具給勝爺撤去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事到臨頭不得自由，本督院奉煩老義士為原辦，公事三兩天之內差官必送到鏢局子。府裡明文，縣裡批票，本督院堂諭，老達官找萬壽燈，捉拿盜燈之賊，鏢行人如不敷用，本督院派差官幫助勝老達官去辦理。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當今萬歲的聖旨，一百天賊燈一並入都，老義士急速辦理。老義士請到差官房，與眾差官們飲酒去吧。」勝爺磕頭謝恩，然後跪著倒退，到了書房門口。差官伸手相攙，勝爺不敢正面看忠良，回頭以白眼觀看，忠良雖然便衣，嚴肅正氣令人可畏。書房中陳列帥印，故此令人膽寒。眾差官陪著勝爺來到差官房，眾差官道：「老義士，大人吩咐，咱在差官房喝酒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敢不敢，若不是眾位差官大人的維持，忠良爺怎麼知道我是好人？這都是眾位大人的維持，要不然勝英的老命堪虞。」此時院衙內人山人海，俱都來看熱鬧。早有紳耆等要遞連環保，眾紳耆也不知道是什麼官司，全都替勝爺擔憂。工夫不大，見眾差官老爺陪著勝爺出離書房，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來到西院門，勝爺與差官施禮告辭。勝爺一看西院門外人群之中，早有黃三太、張茂龍蔽往西院門外，勝爺瞪了三太一眼，三太等隨在勝爺背後，出離西院門不遠，歐陽德、邱成再向西去到西門沿，楊香五、賈明蔽住西門，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快隨老夫回鏢局子。」

西門外侯華壁、高俊龍也來迎勝爺。走到西下關，勝爺對眾人道：「這是忠良爺為國為民，真是明鏡高懸。若不分賢愚好歹，打在木籠囚車，定有是非，小弟兄們必然拚命。」忠良爺這一派勝爺原辦之人，把勝爺性命保住。

勝爺回到鏢局子，老少鏢頭俱都一怔，這樣重大的案子，勝爺安然而歸，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善哉，善哉。」

又說道：「眾位都要去擾鬧院衙，又有預備砸木籠囚車的，你們看勝施主安然而歸。」諸葛道爺問道：「勝施主怎麼過的堂？」